

散

文

選

編 嘉錫林

年

330庫文歌九

林錫嘉 編

八十年散文選

九歌出版社印行

翻
印
必
究



有
著
作
權

九歌文庫 ㉔

八十年散文選

A COLLECTION OF PROSE WORKS, 1991

主 編：林 錫 嘉

編輯委員：林錫嘉・蕭 蕭・簡 嬪・履 彊

校 對：蒲 麗 月・林 文 星

發 行 人：蔡 文 甫

發 行 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560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7526564・7817716

郵政劃撥／0112295—1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門 市 部：九歌文學書屋（電話／02-7402838）

臺北市10560八德路3段12巷51弄34號

印 刷 所：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電話／02-9771061）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電話／02-5423347）

初 版：中華民國81年3月10日

初版3印：中華民國81年8月10日

定價 170 元

ISBN 957-560-189-0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年度散文選」已經十一歲了。五四以來，「散文」至今仍為文學界所爭論。而「年度散文」的選編，即為純文學散文之獨立而努力。今年入選的26篇作品，均為國內的散文精品，她們不僅表現了美好的寫作技巧，而且真情感人，同時也顯現了時代巨輪走過的軼痕。散文文學，今年的作品展現出極為精彩的內涵與形式。



林錫嘉，台灣嘉義人，民國二十八年生。現任台灣肥料公司工程師，並任中國文藝協會散文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軍散文研究會召集人。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散文銅環獎等。策劃並進行「年度散文」之編選工作，十年如一日。著有《屬於山的日子》、《六八集》、《流浪者及其欣賞》等十數種。



九歌出版社

ISBN 957-560-189-0(855)



9 789575 601898

九歌出版的

年度散文

七十年散文選
七十一年散文選
七十二年散文選
七十三年散文選
七十四年散文選
七十五年散文選
七十六年散文選
七十七年散文選
七十八年散文選
七十九年散文選
八十年散文選

設計——王行恭
紙材——坂本直昭

目

錄

六	五	四	三	三	三	五
遊山如讀書	描容	蟬蛹之死	徘徊的海岸	麪包排行榜	地道	在山林
黃永武	曉風	劉墉	何潮	劉靜娟	王貞君	唐捐

七〇	尋找藥草……………	馮菊枝
八三	玉山去來……………	陳 列
一〇〇	人生「退休」方開始……………	李霖燦
一〇九	臺灣檫木的故事……………	陳玉峰
一二七	禱……………	汪義麗
一二九	海之幻……………	劉湛秋
一四〇	八里十三行……………	陳怡真
一五五	仰望九森……………	席慕蓉
一七六	完整的寓言……………	楊 牧
一七九	小同窗……………	簡 嬪
二〇三	普羅米修斯與鷲鷹……………	柯嘉智
二二一	風箏和紙……………	賴大安
二二八	溫州街到溫州街……………	林文月
二五九	推動搖籃的黑手……………	陳秋見

二四二	堂屋的事……………	伊說
二五二	站在山谷與你對話……………	王開林
二六二	戈壁二十帖……………	蔣勳
二七七	懺悔的顏色……………	蕭蕭
二九二	在生命轉彎的地方……………	苦苓
三〇三	紀念三毛	
三〇四	關於三毛	
三一〇	奇異的兩點零三分……………	司馬中原
	跳一支舞也是很好的……………	三毛
三五	紀念王大空	
三六	關於王大空	
	縱橫觀照人世與天空……………	謝鵬雄

三〇	小人物的精緻……………王大空
三五	散文，七〇到八〇（編後記）……………林錫嘉

在山林

唐捐

唐捐先生：本名劉正忠，民國五十七年生，臺灣南投人。高雄師大國文系結業，現在花蓮南部實習。曾獲第九屆全國學生文學獎新詩組第一名。

大禹湖的七月，陽光比湖水更醒目。跳躍著一層金黃，向前鋪去，直到碰觸遠方的幾座深藍。有枯枝在抓天空，有釣者在拜大湖。

小暑之後，我們的工作展開。竹筏一到新竹灣，便有龐大的蟲鳴聲淹過來。沿著小徑向上，層積的落葉早已掩蓋去年的足跡，兩畔草莽鋒芒畢露，必須揮刀前進。

我們的山寮築在一幅壯闊的瀑布下，日夜可以聽聞一種亢奮的水聲，水源無乏。竹架的檯，竹編的牀，木造的桌椅，石砌的爐竈。風築的牆，雨串的簾，光線

十分充足。安置妥當，我們開始「破竹腳」。

破竹腳，砍除竹叢內的雜枝。二哥背除草機在前截砍，母親與我在後清除。竹叢多蚊蟲、銳枝，必須全副武裝：頭巾手套袖籠塑膠靴，腰間繫著蚊香盤。衣服包裝了悶熱，汗水包围著肌肉。爲了安全，卻也無奈。

清晨，白霧濃濃，母親比山早起，作飯。然後我們奮力掙脫沈重的被，澗水冷冽，頗能清除臉上殘存的夢。飯後稍作休息，便開始一天的工作。十日間行遍山林，破竹腳畢，割筍。

腰後兩把刀：彎頭刀，割倒筍的軀幹。截頭刀，剝其外殼。肩上一擔籃，從四面八方將筍挑回竹寮。肩上所承受，恆常大於我們體重。原有的雙腳，撐起兩個自己。急陡蜿蜒滑溜，山路難行。挑筍的人恆常綻放一種咬牙的表情，眉鎖著，汗水彈弄著皺紋，鹹了眼睛，沒有多餘的手去擦拭，手去照顧前後兩個籃子了。翻籃跌跤的經驗，令人戒懼。

有了些霜鬢的母親，挑筍的身姿如蝦，弓背緩緩，緩緩在陡坡上移動，這樣的鏡頭易於潮濕。初入山林時的委屈感，這時被一股強大的愧疚感踢走，踢得遠遠。山裏的日子像落葉一般，悄然滑向地面。晚上只點油燈，夜色在三尺之外包圍

我們，我們閒談今天的工作、明天的進度。時而沈默如壁虎木然相視，木然聽歲月與山澗齊步前進。

山路盤旋，南北糾纏，爲了易於辨識，我們隨興加以命名，檳榔路、山雞坡、外邊園，這些名字各有簡單的典故。有一段路，狹隘臨崖，二哥戲稱爲斷魂嶺，靈感大概來自布袋戲吧！開始我們覺得這名字有趣，聽久了才意識到它的可怖。有一回，二哥挑著顯然過重的筍擔經過，又逢大雨路滑，竟失足跌落。山林遼闊，我們各有各的戰鬥空間，引吭而呼也未必聽聞。二哥只好奮力掙扎而上，然後狼狽地走回筍寮。身上的衣服被樹爪撕裂，有些血漬在臉上。母親沈默地爲二哥搽藥，而粗獷的二哥也沒有沮喪的神情。彷彿一切都那麼必然，我走去生起爐火。

這片山林由湖畔延伸到數百公尺之上，竹叢疏密分布於其他雜樹之間，我們共有五座分寮，一號寮高踞山隴，吃風最甚，好在新近動員全家耗了一整天蓋成的，不致拔足而走。我們可以安享這裏的風。一號寮至二號寮間的某段是蟬的國度，每到此地，便有重重蟬聲一擁而上，圍毆人的耳膜。百斤重的筍擔在肩上，極易心煩，我總是快步離開。

第五分寮旁有個清澈的水潭，一種全身紅色的蜻蜓，經常可見。還有些野百合

在旁目瞪口呆。一個下工的黃昏，我裸身而下，感受刻骨銘心的清涼，我躺在水底停住呼吸，那短短的幾分鐘內，思想無比澄明，真希望自己便是一塊石頭，安棲於此，用肌膚細品潭水的親和。然而我畢竟還要呼吸，終要浮出水面，回到日子裏。我穿回汗水與筍汁交織的外衣。

山勢起伏變化，有許多路段仰賴橋的啣接。我們的橋用六、七根竹子築成，像一隻被架高的竹筏。飽含水分的竹，極具韌性；但逐漸乾燥後，便容易有些腐痕，顯得頗難信賴。搭個竹橋要耗掉我們半個工作天，所以山林裏十餘處橋，多數非今年新建。每當挑著沈重的筍擔經過，便可聽聞一種似有還無的奇怪聲響，令人不安。時日既久，不安之感稍稍淡化，而戒懼之心恆不可免。每過一橋，就感覺自己的身體更加實在，腳步更加穩切。也許人總要通過危疑困厄才能把握自己的生命質量吧！這些時日，身體承擔往日所陌生的負荷，心靈也開拓一些全新的範疇。昔日煩心的感情牽扯，此時再無暇念及，關心的事多麼簡單卻隆重：明天下不下雨？米菜還夠不夠？從不看書，從不寫字，和文化暫時斷交。管他如今是秦代還是晉朝？管他核能電廠要蓋第幾個！筍是我們的一切。

是的，筍是一切。這山林是父親一手開闢，三十年的血汗鋪排而成。那一叢叢

竹子便是他一生中最具體廣漠的成就了。而母親，年年暑期來與筍的重量及山的坡度搏鬥，就像她時時分扛家的重擔，山中的工作似乎像家事一樣例常，一樣必然。所以不管人手何等不足，筍價何等低落，我們終要剝盡滿山筍子，那種壓迫著我們肩膀，卻又同時支撐著這個家的生計的作物。

儘管如此，終是最後一年了。之後我們將捨棄這山林。大哥退伍後，打算自行創業，二哥也將回到報酬率較高的原有工作。母親已在這山林遺失髮的光澤，父親則因早年過熾的鬥志而損壞自己，更不堪再扛負下去了。原本早要變賣的山林，因去年較高的筍價而不忍割捨。誰知今年筍期末結束，便傳來筍價低落的消息，我們的鬥志萎了不少。

麻竹筍的性格，粗獷野蠻，無須肥料的提拔，它們硬著頭皮挺開泥土後，便堅定地向上茁壯。我們須在適當的時機將它割下。割得太早，太瘦小，可惜；留得太久，則又粗壯得難以平服。暑期中，麻竹筍源源不絕地生長，每叢約可收割六、七次，我們反覆地轉戰於各個分寮間，直到白露後，它們才會緩下生長速度。人手不足，以至於後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工作極為膠著。最後，筍的勃興已難控制了，許多都到達成竹的邊緣。於是我們又添了一把刀——柴刀，專門對付那些高頭硬

漠。每叢竹只容許三、四枝筍長成竹子，否則將影響來年的收成，甚至危害到整叢竹的生命。

溪澗日夜奔流而鬚鬚逐漸增長，增長卻無須修剪。這段時日，我是完完全全的筍農，是的，將永遠是，不管將來我從事何種行業。和父親一樣，和母親一樣。我能更真切地感到他們的血液在我的體內奔流。接受所有必須從他們身上延續下來的命運，分享他們身上可堪敬佩的一切特質。愛，愛這裏的一切悲歡。喜歡肩膀上痠痠痛痛的感覺，因為和母親一樣；喜歡手腳上的厚繭，因為和父親一樣。一樣的痛楚一樣的厚繭，一生中從沒有這般真切地感到父母的生命正與我的生命緊密接契著，共同仰飲所有悲歡——一起煩惱明天的雨將影響工作，一起高興筍倉漸漸地滿了。

筍倉漸漸地滿了，筍價持續跌落。飽滿的筍倉帶給人的欣悅，似乎蓋過低筍價的遺憾。至少我們就要完成一項漫長的工作，而這工作對我們而言，是最堂皇重大的。日子逐漸輕鬆，使人能放鬆心情去領略山林點點滴滴的美。夜裏的天空分外清明，滿天星辰如疹蔓延，一發不可治療。山澗還是日夜喧嘩，喧嘩是它戒不掉的習性。有較多的時間留在水潭，有時逗弄奇怪的昆蟲，有時尋找野海棠。檢到一些種

子，我不知它們落自哪一棵樹，打算都帶回家種在後院裏，就當作這個夏季的紀念吧！

——原載民國八十年一月三日《中央日報》

〈編者註〉

在都會平坦但卻髒亂的水泥地上，隨處可見煙頭、吐痰、如血的檳榔汁、廢紙盒；喧吵的擴大機聲音，這種都會的生活環境使人陷入精神分裂和憤怒之深淵，這是使現代人變得刻薄自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讀了〈在山林〉，不盡心中有一陣微喜，文中流露出的一份溫馨的親情與有血有肉的生活實質。

「挑竹筍的人恆常綻放一種咬牙的表情，眉鎖著，汗水彈弄著皺紋，鹹了眼睛，沒有多餘的手去擦拭。」這種在山林中幹活的生活看來好像比都會裏手插在口袋裏，嘴叼煙，踏在髒亂的水泥地上，漫無目的的閒逛著辛苦多了，然而在汗水背後，卻充滿了生命的意義和喜悅。

閃爍的霓虹燈，那彩色的內裏是一片蒼白，其顏色怎麼能與飽滿著大地生命的綠色相比？那遍地的煙頭、檳榔紙盒和塑膠袋走起來比山林的崎嶇更坎坷難行！

「一個下工的黃昏，我裸身而下，感受刻骨銘心的清涼，我躺在水底停止呼吸，那短短的幾分鐘內，思想無比澄明，真希望自己便是一塊石頭，安棲於此，用肌膚細品潭水的親和。」我們

生活在這緊張繁忙的現社會，心靈不就一直渴望著有這麼一個清新寧靜的世界嗎？現在我們不停地在自己生存的空間製造緊張和髒亂，心靈不安恐懼，讀了〈在山林〉，大自然盈然的生命給了我們無限的省思。站在大自然的山林裏翻開的生命，不同於侷在都會髒亂的街道上翻開的生命！